

#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24期 菲律宾篇  
组稿人：王勇

## 菲华截句点评

### 原罪 施文志

一群影子  
在黑暗中

一束光闯进去  
杀死了影子

(选自《千岛诗社截句选》，王仲煌主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2月出版)

#### 读后感

##### 1, 王勇(菲律宾)

这首《原罪》读起来有点绕。前段两句“一群影子/在黑暗中”，怎么解？黑暗中是无法显现影子的，但不代表黑暗中就没有人的存在？而且有许多人人生存在黑暗的角度，不为人所关注。后段两行“一束光闯进去/杀死了影子”，反向思维，是否也可以“一束光闯进去/复活了影子”？

此仍我指出有点绕的地方，推敲起来，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因为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影子本来就存活在黑暗的背景下，而且生活的好好的，一束光的光明以为是解救或唤醒，却反而灭绝了影子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施文志的《原罪》富有哲理的思辨，线索与答案就隐藏在诗题里！

##### 2, 吴青科(福建)

影子因光线而影显存在，而同样天然性地存在于黑暗当中。人们习惯性地用光去寻找影子的特征，而无法通过黑暗去锁定影子的存在，故而将这种光之影视为一种物理性的常识，或许一种人类的正义，并赋予其无上的权威。

换言之，光决定了影子的生死，但却忽略了，黑暗(比如黑夜)才是影子的自由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原罪”等等都带有人类的属性，而非天然的属性。何为“原罪”？这首诗所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命题。难道原罪就意味着光之下的影子吗？同时原罪又需要依靠光予以驱离？必须驱离！

##### 3, 吴撤(福建)

拟人在诗歌中的使用最令人警惕，因为容易人云亦云、童话倾向明显或者过于软弱，因此若无创意莫如废止。文志的用法带有经典性的英雄气息，“闯进去”“杀死影子”等掷地有声的表达足够果决、正义。爱默生说，“英雄就是成为中心而不可移动者”，光明正是无法撼动的真理和力量，它不会停止对黑暗和影子的围猎，不会对它们沉湎一气坐视不理。耐人寻味的是“一束光”，代表光明却势单力薄，它清除了当下的黑影，新的阴影却又同时产生，不得不让人陷入困惑：究竟是光明不够强大，还是阴暗过于顽固和狡猾？竟然连“闯”“杀”这般力度也震慑不了？

这难道是世界的“原罪”？文志借物讽世，像光一样，干脆利落却又留下“遗憾”。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现世遗憾”的读取，假如没有藏匿的功夫和设置的技巧，这个意义肯定会被注销，语言的思想力也就立即消失。

#### 创作感言 诗的联想 施文志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由》：“光明让影子不自由/黑暗让影子自由”。

之后，我对影子却有很多联想，《原罪》这首诗，应该是《自由》的延续。一群影子，在黑暗中，一束光闯进去，杀死了影子。诗句简单而平白，诗题目《原罪》，让读诗的人有更多的联想。原罪？究竟是影子的原罪？还是黑暗或是光明的原罪？美国革命领袖帕特里克·亨利的语录：不自由，毋宁死。

(2022年1月26日)

## 静静读一首诗

### 汉文铅字

小钧

在报馆的排字房里  
看到  
成堆的铅字  
我用手掌按下去  
印在掌心的是  
殷红的中国字  
那是我的血  
畅流过的缘故

#### 读后感

##### 1, 王勇(菲律宾)

海外华文诗人写得最成熟、最真切的，一定是充满家国情怀与汉字情结的怀乡诗、边塞诗，与他们去国年月的长短无关，与他们的文化同心圆有关。

我不止一次推介过小钧的《汉文铅字》，这是其代表作。

“在报馆的排字房里/看到/成堆的铅字”，这是现在电脑智能化的报馆不可能重现的场景。早年间的华文报馆，需要靠检索一列列的铅字排版，工序艰苦，施实起来却颇有传统的工匠精神。正因有此手工操作方式，才能成就小钧此诗的独特意象。

“我用手掌按下去”，按在铅字上，本应是黑色的铅字，在诗人的笔下却来一个360度的认知反转，变成“印在掌心的是/殷红的中国字/那是我的血/畅流过的缘故”。黑色的铅字成了殷红的铅字，已非眼见之字，而是心中之字，诗人怀着满腔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坚持用汉字写诗，写出来的已不再是冰冷的铅字，而是激情澎湃的热血！

##### 2, 程思良(江苏)

菲华诗人小钧的《汉文铅字》，全诗仅寥寥六行，共45个字，可谓小诗。然而，小诗不小，内蕴丰赡，洋溢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浓郁的文

化乡愁。

作为定居海外的华语诗人，小钧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着深挚的热爱。《汉文铅字》一诗，就是借“殷红的中国字”意象予以表情达意。这个意象，既是譬喻，也颇具象征意味。

##### 3, 吴青科(福建)

《汉文铅字》表现的是一种瞬间的惊愕与发现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心灵的撼动，而这些都与家国情怀紧密相关，对于海外华人而言，这种家国情怀似乎密布在生活周围，因为时空的关系却又隐秘于四周，但作为华夏子孙，这种家国情怀随时都会被民族的文化元素轻易激活。

诗人小钧想要表达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微妙而无声的瞬间。“我用手掌按下去”如同去寻找、去印证个体之我与民族的文化遗迹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天然的感应一样，内心期待一种神奇会发生，而这种天然的感应就这么在“我”的血管中流淌起来。

##### 4, 李燕琼(福建)

小钧的《汉文铅字》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汉字所寄托的内心情感和家国情怀。报馆本身就是文字的聚居地，也是文化的孵化地。而“成堆的铅字”则是将抽象的艺术感觉化为具体的内容表达，情真意切地展露不同主体的内心世界。

“五指连心”，手靠近我们的心脏，而小钧“用手掌按下去/印在掌心的是/殷红的中国字”，手掌所接触到的中国字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因为“殷红的中国字/那是我的血/畅流过的缘故”。

##### 5, 椰子(菲律宾)

汉语是我们的家

园，汉字是我们的记号。悬在天空是日月、星、云，印在纸上风、雨、血、汗。一首好的汉文诗，是一条龙，一只凤，龙飞凤舞，潇洒自如。《汉文铅字》意象深刻，“用手掌按下去，尽是‘殷红的中国字’，仿佛血液才是油墨，血缘才是语种，一腔文化的乡愁热血澎湃，跃然纸上。

##### 6, 庄晓明(江苏)

阅读菲律宾著名诗人王勇提供的菲律宾华文诗人系列作品的过程中，我时而为他们的中华文化情结感动不已。而这首小钧的《汉文铅字》，尤为打动我心。

在电脑智能化之前，印刷报纸或书籍，皆是由排字工捡起一粒一粒的铅字，辛苦而仔细地排版。而诗人小钧，由这工序悟出了独特的诗意。那“成堆的铅字”——当然是华文铅字，当诗人以手掌代替纸页按向它们，“印在掌心的”，依然是“殷红的中国字”——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由此可见，真正能将全世界华人的心凝聚在一起的，只能是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无法取代的。

当诗人小钧真诚地告诉我们，“中国字”之所以如此“殷红”，“那是我的血/畅流过的缘故”——作为一位大陆诗人，我无法抗拒地被深深打动了。在这首短小的《汉文铅字》诗里，全世界华人的“殷红”的血流，又激情地汇流在一起了。

##### 7, 刘正伟(台湾)

小钧的《汉文铅字》短短八行四十五个字，言简意赅、余韵无穷，报馆的排字房在上个世纪中末打字机时代还

有，后来电脑出现后，排字房逐渐被淘汰。据《中国时报》曾任排字员的友人说，那时排字员的工资非常高，想必是需要眼明手快机灵的人员才能胜任。

小钧是菲华诗人，在当地华人相对较少，能够见到汉字和华文报纸，已属难得。而诗人到报社校阅诗刊，能够见到汉字，抚摩这些雕刻完成的无数铅字印，自然是非常欣喜。报纸铅字多为黑墨色，诗人将铅字印想像成红色的印章，盖满印泥，那样烙印在掌心的就是鲜活殷红的汉字了。

殷红的汉字，华夏的符码，让诗人联想到自己身上流著殷红的中国人的血液，那种联想是文化的连结、乡愁的想像、华人血脉与故土的脐带关系。中国人不论花果飘零或客居他乡，永远有著如此深刻的悸动与文化乡愁。

#### 创作感言 印记 小钧

在网络电脑还没普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版面校对必须亲自到报社的印务部。这首诗缘起，我陪同几位千岛诗社的前辈，夜里到印务部校对第二天要出版的《千岛诗刊》。在铅字房里，看到成堆的汉文铅字，一时我的心情非常兴奋，伸出手掌一一抚摸，这些凹凸不平的方块字，禁不住，掌心用力按下，我的内心更加激动。

回家后，深夜转侧难眠，成堆的汉文铅字，总在脑际浮现，心潮澎湃，索性提笔写下此诗。至今回想起来，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2021年7月31日)

## 回家

许露麟

明知家里一直没人  
总要敲几下再开门

然后轻轻喊一声  
我回来了

(选自《菲华截句选》，王勇主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出版)

#### 读后感

##### 1, 王勇(菲律宾)

许露麟玩世不恭，诗风以怪异著称，喜欢通过自嘲、自虐、自丑的形式展现对社会与人情的讽刺与批判。这首《回家》短短四行27字，极其精简，浅白文字的背后隐隐暗藏深刻的情意。“明知家里一直没人/总要敲几下再开门”，第一段是敲门的场景，第二段“破”，由“敲”入门，然后轻轻喊一声/我回来了”，明知门内没人，仍要先敲门身喊一声，

这是一种何等内敛隐忍的心态。门里的人是谁？是离弃、是远行、是分隔的心上人？是呼唤孤独的自己？诗人制造了一个悬念让读者去猜、去探究！

截句之妙，妙在话不说尽，点拨而不多说。

##### 2, 余境熹(香港)

许露麟的《回家》这样说：“明知家里一直没人/总要敲几下再开门//然后轻轻喊一声/我回来了”。与《面具》和《脸》不同，这次“返家”、“回家”的人承受的不只内心的孤独，更有客观的、无伴的寂寞。

##### 3, 椰子(菲律宾)

房子很久没住敲门几下是一种民间说法，作品正是借用此灵感而创作的。“敲”等于风水上的一种“破”，由“敲”入门，从而打开了诗性空间。诗有虚实之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同

样，诗又有“在”与“不在”，在而不在、不在而在。回家时敲门带给读者的哲思，使虚与实、不在与在的双重关系纠缠不清，反映出作者一贯荒诞不经的悖论手法。

##### 4, 东方惠(吉林)

《回家》是一首超短诗，仅仅四行，但所释放的信息量却很大。“明知家里一直没人/总要敲几下再开门”。两行诗的两个点，分别在“一直”和“总要”这四个字上。一直告诉读者，这是诗人的一处旧居。总要，他来看旧居，不止一次。是诗人曾长久居住过的对其非常有感情的老房子；而且感情极为深厚。所以解读这首《回家》，仅以民俗的角度去解读，是不够的。更应该以怀旧的心理，去感受这首诗的魅力所在。“然后轻轻喊一声/我回来了”。这两句，一半托着

民俗，一半托着情感。民俗中有这样一说，一年半载不回家的房子，回来要敲三下门，停几分钟后再开门进屋。而“我回来了”一句，是在告知民俗中屋里先人或什么……同时也饱含着深深地故园之情。

四行小诗，折射的思想和情感张力，远远超过了诗的本意。诗的语境是朴实的，而向度和纬度，通过诗语营造的意境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 创作感言 生命慰藉 许露麟

返国独自一人蜗居在厦门，一瞬也快20年了，每个晚上，拖着历经沧桑又悠然的身子回住处时，都会敲响那一扇小小的门儿，轻喊一声我回来，在自我慰藉中，安静地回到我曾经喧嚣过的日子里。(2021年12月18日)